



上图：丁虹与柯勇在演出中。

思。”2015年，丁虹举办了自已学习评弹三十年的展示演出，票友们悉数到场，座无虚席。

丁虹希望自己对于评弹的爱好也能在女儿身上延续，“现在她10岁，正在学习琵琶，不是说一定要她成为专业演员，但希望她至少能够欣赏评弹，或者像妈妈一样，平时也能唱唱玩玩，且为人生一乐”。

## 评弹老了吗？

在对评弹爱好者的采访中，有一个问题总是难以避免——评弹老了吗？

在丁虹眼中，评弹已经经历过一次“死去活来”，“有一度评弹已经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了，是国家的政策，让评弹再次得到重视，重回大众视野。现在的很多年轻人，至少知道一袭长衫、一身旗袍的画面，是评弹的标配了”。作为资深评弹爱好者，她清楚，想要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力，评弹还需改革，“我们小时候听的评弹，唱词一般很慢，

现在这个节奏的确不符合年轻人的审美，所以高博文等专业评弹人士也做了很多改变”。

上春晚、上新剧，上新人……这一辈的评弹人正在努力刷出评弹的存在感。

从事戏曲研究几十年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翁敏华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其实评弹一直都是不老的艺术。“评弹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了，它一直都在随着社会的变革创作出的新的内容，具体就是题材不老、语言不老、手法不老。”

“解放初期，毛主席号召‘一定要把淮河修好’，评弹艺术家蒋月泉很快动身，深入一线采风，创作了中篇评弹《一定要把淮河修好》并创立了快蒋调新唱腔，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。”翁敏华对此印象深刻，“到了现在，我们也有都市评弹《繁花》、原创中篇评弹《林徽因》等佳作，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，可以说是评弹这棵老树上开出的新花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，评弹《繁花》中剧中人物对话以上海方言俚语表现，弹唱则保持苏州弹词和传统曲

调，“听众可在此剧中听到上海话、苏州话，还有江浙地区的特色方言，在语言上作出了创新，还把很多年轻人话匣子中的新词融入囊括进去，甚至还出现了摇滚评弹，做到了与年轻人同声相应”。

当然，评弹遇到的困难也是客观的。“方言对于评弹的普及诚然存在困难，我看到有些剧目演出时，常常会搭配字幕方便听众理解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引导，但有的时候方言转换而来的字幕会出现错字，这就不美了。”翁敏华举了个例子，比如字幕把上海话中的“一点点”翻译成“一呆呆”，实际上不管在沪语还是在苏州话里，都应该翻成“一眼眼”更为贴切，“因为一眼眼、一眼眼，眼睛再大也不会很大，恰合一点点的意义”。

另一个困难，则是评弹话匣子里的新货还是不够多。“上个世纪评弹的风靡，跟老一辈评弹艺术家旺盛的创作力是分不开的，其中的原因很多。当时的评弹艺术家对于生活的观察和体验更为细致，更能贴近老百姓的生活，而且当时评弹是市场化的艺术，评弹大家在竞争中成长，创作卖座的评弹作品也是生存的需要。”翁敏华强调，当代评弹应该在保留经典的基础上，多做创新。“我一直认为，评弹是不会老的，尤其是当下，许多喜欢评弹的人，喜欢的是评弹的音乐，而音乐的传播是不会受方言的影响的。只要年轻人觉得这个调子好听，愿意听，哪怕有几句话听不懂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”只要给年轻人一个接触评弹的机会，他们自会沉浸在这古老而又年轻的艺术之中。

所以，评弹不老，也不怕老。☑